

## 别样的“圆”

□刘荒田[美国]

中秋近，吟罢苏东坡的“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”，读作家简媜的散文《秋莲书简》，想及：无论月何时圆，我们都只能听之任之，但人可自行制造另一种“圆”。

简媜此文说的是：某男士海归，在南部某大学觅得教职，并在当地与家人同住。他给她邮寄一件包裹，那是当年她给他的全部信件，此外无片言只字。她面对“被遣返”的自己的笔迹，叹一句：“从此伤春伤别，黄昏只对梨花。”她把他写给她的信也翻出来，与自己的那叠并置，自己写的高了近两倍。他如今有了家庭，却“把全部落花与枯叶留给落单的那个人”，要她拿得起放得下，容易吗？她想把他写的信寄还，但怕被他太太看到。她把两叠信放在窗前放瓶花的小桌上，覆以青花染布，“像盖着挑战爱神却战死的两个爱人”。瓶花萎谢，落瓣铺在“坟上”。

## 听陈巨来闲话当年上海滩艺苑

据老先生说，1949年后，冒孝鲁任复旦大学外文教授，他每读其父、著名诗人冒鹤亭的诗文，必指摘之，连呼“不通”；遇到“文人”“雅士”捧着诗文来请其指正，他至多读上三行，即云：“好！好！”将诗文掷还。海上丹青名手吴湖帆平日以词自炫，尝亲书小楷，付珂罗版影印，名之曰：《佞宋词》，后附《和晏词小令》一卷，乃央求女词人周鍊霞代书而捉刀者。吴湖帆求冒孝鲁为词集作序，冒孝鲁以其为老父冒鹤亭交情深厚的朋友，故嘱吴湖帆求其父撰之。冒鹤亭撰成序后，向陈巨来大倒苦水曰：“这词，做周女徒孙都不够格，真无从恭维之也。”吴湖帆又坚嘱冒孝鲁作跋，跋成，莫名其妙。陈巨来后来得空询问冒孝鲁为何作出这般跋文，冒孝鲁笑云：“他更莫名其妙呀。”